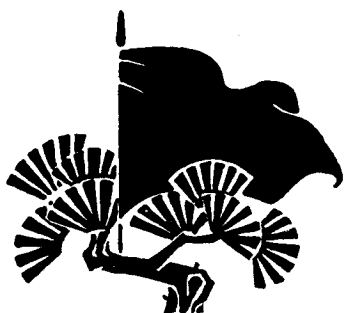


十月的阳光

周 洁 夫





十月的阳光

周 洁 夫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六五年·北京

內 容 說 明

解放战争后期，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野战军部队，从严寒的东北平原，进入酷热的湖南山区，追踪狡猾的白崇禧匪军。他们克服了难以预料的重重困难，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十月，在新中国成立的巨大鼓舞下，歼灭了自称为“钢军”的敌人，获得了辉煌的胜利。这部长篇小说，即以这一轰轰烈烈的战役为中心线索，展开了多方面生活的描写。它歌颂了战斗中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，也表现了指战员对未来幸福生活的坚定信念。

封面设计：关景宇

十 月 的 阳 光

书号 1445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字数 185,000 开本 838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8\frac{5}{8}$ 插页 2

1960年2月北京第1版 1965年3月北京第3次印刷

印数 34001—75000 册 定价 (3) 0.80 元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

南方盛夏的一个中午，白白的太阳高挂空中，散发出可怕的光热，把天空溶成淡蓝色。狗躺在阴凉里懒得动弹，水牛埋在河里不肯出来，连飞鸟也躲进了林荫深处。这时候，在江西湖南交界处的的大山上，有支队伍在行进。战士们头戴竹笠，脚蹬草鞋，踏着高低不平的山径，一个紧跟一个，慢慢地然而固执地向南走去。他们的一边是陡立的山壁，好像一道无穷无尽的炉墙，发出窒闷的热气，竭力想把身边的队伍烤化。他们的另一边是万丈深涧，张开黑洞洞的大口，随时等待着掉下来的猎物。

师长丁力胜手拿竹杖，杂在队伍里。他的个子瘦高，脸上黑里泛红，一对清亮的大眼睛在竹笠下闪光。战士中流传着这种说法：师长的眼睛能够看透一切，因此看起来特别大。传说归传说，事实上，丁力胜此刻正在责备自己的预见不够。他没有料到这座山这么大，这么难走，居然走了两天还没有走完。有的人走着走着，突然中了暑，一头栽倒；好几匹牲口跌进了深涧，有一匹上面还带着个病号。要是事先对困难作了充分的估计，采取了足够的预防措施，情况或许会好一些。他素来喜欢准确，可是在强大的自然阻力面前，他所严格要求的准确性不得不打了折扣：行军的速度太低。听着背后单调的马蹄声，他感到有点心烦。

飼养員孙永年倒蛮高兴，他紧跟在师长身后，眯起眼睛，含笑盯着面前挺直的脊背。他的高兴是有道理的。从东北到平津，从河北平原到长江边上，师首长老是坐着吉普車行軍，这个嗚嗚叫的家伙硬生生地把他跟师首长分隔开来。一过长江，师首长可又离不开他喂的馬了，他們之間恢复了亲密的关系。他是在紅軍长征路途上参加革命的，参軍后始終沒离开过丁力胜，眼看着丁力胜从連长当到师长，因此对师长的情意格外深厚，无話不談。

“这座山倒有意思，一层接一层，比峨嵋山还高。”

丁力胜一則心里有事，再則知道孙永年有自言自語的习惯，沒有答話。

“师长！南下以来，尽走尽走，怎么老碰不到敌人？”

“老孙同志，你走得不耐煩啦？”

孙永年参軍那年已經三十一岁，丁力胜一直称呼他“老孙同志”。

“我有什么不耐煩？过了河南进湖北，出了江西到湖南，多走些地方也不錯，倒像又来一次长征。反正这回是我們找敌人打，不是敌人找我們打。嘖嘖，火龙，別往下看！”

丁力胜轉过头来，見孙永年拉着繩往山壁方向牵，他的絡腮胡子长了寸把长，挎包、米袋子、竹筒子水壶、茶缸子挂了一身。敞开着軍衣，衬衣扣子也解开好几个。汗水从方臉上流下来，漏过胡子縫，順着脖子淌进晒紅的胸膛。

“老孙同志，怎么还背着米袋子？快攔到馬背上去。当心把大米蒸熟了。”

南方的太阳蒸得熟大米，原是南方籍战士对东北籍战士說的玩笑話，孙永年自己就对好些东北籍战士說过，沒想到师

长这忽儿倒用这句话来调侃他了。他一听，乐得眼睛成了两条线。

“少背点东西少出些汗。别让汗珠子把你漂走。”

孙永年抚了抚湿淋淋的马鬃，用怜惜的口气说：“牲口吃不消啊，它出的汗不比我少。唉，在这种山路上行军，三天得换一付马蹄铁。瞧，火龙这两天瘦下来啦。”

丁力胜可看不出那匹枣红马有什么不同，它驮着盖了油布的行李，贴紧山壁，抬起结实的蹄子，一步一步地走着。倒是孙永年自己这两天瘦下来了，颧骨下面显出两个小坑。

迎面飘来一大团乌云，迅速地扩大，接近，遮掩了山壁的上部。空气中出现潮湿的气息。孙永年嗅了嗅说：“啊呀，又要下雨！山上的天气真怪，一天十八变。”

乌云盖严了半片天。太阳好像要抵抗它的进袭，使出全身力量，撒出了更加强烈的光热。热气从天上射下来，从山壁上蒸发出来，从深谷里窜上来，布成一道闷热的密网。丁力胜的斗笠和草鞋仿佛燃烧起来，从头顶到脚底心，感到一阵阵发烫。

太阳的挣扎没有成功，终于被乌云的前锋吞没。那乌云越来越低，伸张着毛茸茸的触鬚，张牙舞爪地扑了过来。它裹住前面的队伍，涌向山涧，像要把它填平。

粗壮的三团团长江逢春从后面挤上来，挤到师长身边，塞给他一顶张开的雨伞。

丁力胜推开雨伞说：“我的雨衣就在驮子上。”

“南方的雨水实在太多了。”叶逢春感慨地说。他的嗓门挺大，使山壁发出回响。

“雨水不多，就会热死人。”孙永年接口说。

“一物总有一物治。”叶逢春擎着伞柄，让雨伞轉了个圈：“它可以擋雨、遮太阳，还能当拐棍使，一举三得。比雨衣頂事。”

話音剛落，刮来一陣暴風，差点把叶逢春連人帶傘吹下山澗。砂石漫天旋飞，竹笠吹向一边。看来，剛才的悶热是它在积蓄力量，此刻时机一到，一下子显出了它的威力。

叶逢春紧握住伞柄，扯开嗓門，迎風高喊：“往前傳，往后傳，注意照护牲口！”

应和着他的喊声，伞頂上沙沙乱响，他連忙用伞遮住师长。一眨眼間，許多注雨水順着伞沿嘩嘩流下。

枣紅馬不安地踏着蹄子，打着响鼻。

“放老实些！”孙永年使勁挽住繮绳吆喝，隨即放緩了馬气：“不要紧，火龙！淋淋雨，凉快凉快。”

火龙好像听懂了他的話，安靜下来。

瓢潑大雨漫天盖地，冲洗着一切，湍急的水流瀑布似地冲下山壁，扫过崎嶇不平的山徑，又像瀑布似地冲下山澗，发出可怕的吼叫。队伍並沒有停止，冒着急雨暴風，仍旧固执地向南行进。

丁力胜的草鞋打得透湿，走一步，重一步，增加了好几斤重量。他的心却不知道沉重多少倍，他向叶逢春团长說出自己的忧虑：“这一場雨下来，部队又会减員。”

一听人提到减員，叶逢春就感到心痛。一过长江，痢疾和瘧疾跟山岭河流一样，紧跟着部队不放。到現在为止，有的連队非战斗减員的人数已經达到四分之一，这是他帶兵以来第一次遇到的严重情况。他抿紧厚厚的嘴唇沒有答話，心里却在說：“今天一定要翻过这座山，不然，部队拖也拖垮了。”

這場暴雨來得快，去得也快，不久，雨停雲散，前面露出青色的天空。不過山壁上的“瀑布”沒有停止，繼續嘩嘩地往下流，倒進山澗。山澗里好像萬馬奔騰，嘩嘩直響。隊伍越走越慢，與其說在走，不如說在一寸寸地移動。

丁力勝前面的一个战士抱怨起来：“老天爷！这么走，哪天才能走到头！”話剛說完，一頭撞在前一个战士的身上。“怎么停下来啦？”

前面那个战士回过头說：“誰知道。”

丁力勝踮起脚尖，从人們的頭頂上望過去，只見一長串斗笠靠在一起，靜止不動。丁力勝望了叶逢春一眼，好像在問：“怎么搞的？”

叶逢春明白这眼光的意思，他本来比师长还焦急，急着想弄清楚停止的原因。这眼光鼓励了他。他在滑溜的山石上擦了擦草鞋底，用伞柄拄着地面，側起身子向前挤去。

“慢一点走！”丁力勝在后面高声囑咐。

直到望不見叶逢春，丁力勝松了口气，轉過身來，見孙永年渾身透濕，責備地說：“怎么不穿雨衣？”

“淋一淋痛快。”

“小心生病。”

“病不了。你看我哪天病过？在北方呆了十多年，沒病沒痛。回到南方，好比较龙归海，还会生病？”

“你年岁大罗，不比早先。”

孙永年最怕別人說他老，不服氣地說：“离五十还有一大截子，算老？我爷爷活到八十多，臨終前几天照样下地劳动。我参加紅軍那年，我爹六十三啦，挑起百斤重担走得飞飞儿的。我們孙家穷是穷，可一个个身板硬朗寿命数大。师长，你信

不信：我爹准沒有伸腿。”

丁力胜喜欢孙永年那股倔强劲，微微一笑。不过等他转头一望，心境又忧郁起来。前面那串斗笠静止不动，一点沒有移动的迹象。哪个部队出了事，出了什么事？他不知道。要停多久？他不知道。他咬着下唇，不安地望了望偏西的太阳。暴风雨过后的阳光更厉害了，晒在身上像炉火一样。丁力胜站着都往下淌汗，他为了減輕煩躁，想再跟孙永年聊聊，扭头剛說了声“老孙同志”，孙永年叫喚起来：“师长，嘴唇出血啦！”

經孙永年一提，丁力胜果然覺得下唇有点痛，用舌头一舐，舐到一股咸味。

孙永年赶忙取下挂在身上的竹筒子，打开塞子，递给师长。

丁力胜喝了几口水，心里的煩躁並沒有减低。怎么还不走？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

孙永年从师长手里接过长竹筒子，塞上塞子，重新挂在身上。

“你怎么不喝？”丁力胜問。

“我喝飽了雨水。”孙永年說罢咂了咂嘴巴，好像在品味雨水的甜味。

前面傳來一陣欢呼声，队伍移动了。孙永年喊了声“山神土地帮忙！”快乐地向火龙眯了眯眼睛，在它的頸上拍了一掌。

队伍的行軍速度逐漸加快，仿佛要补上停頓中失掉的时间，丁力胜的臉上出現笑容。

在山徑拐角处的大石头上，用粉笔写着一条标語：“英雄不怕行路难”，后面划了三个巨大的惊叹号。山澗里，一团奶白色的云雾浮了上来。

二

“好消息：下山了！”从这条振奋人心的标语开始，“加油，加油，再加油”一类抽象的标语看不见了，代替的是：“山脚只有十五里！”“再走十里到平地！”悬岩绝壁悄悄退走，丛树竹林逐渐增多，蝉声组成单调的乐曲，伴送着下山的队伍。战士们精神焕发，加快了步子。火龙也预感到艰难的路程快要结束，不时快乐地长嘶一声。

丁力胜刚看到“剩下三里了！”的标语，队伍又停止了。在他背后哼着四川小调的孙永年，也在半当中住了口。

焦急的等待又一次开始，等了好久还没有移动的迹象。丁力胜把斗笠往脑后一推，往前面挤去。战士们默默地给他让路，用希望的眼光送他过身。

丁力胜绕过山弯，隐约听见澎澎的声音。再往下，见炮兵营的炮手们有的使劲拉住驮炮的牲口，有的横躺在牲口前面，不让牲口移动。他好不容易地挤过一匹匹驷马，走到山脚下，眼前横着一条宽阔的河流。黄浊的水浪奔腾吼叫，湍急地涌向前去。炮兵营长吴山站在叶逢春身边，指挥炮兵渡河。

河里，十几个人簇拥着一门大炮的炮身。二百来斤重的炮筒子缚在两根粗树枝上面，四个人抗炮，两个人扶炮，剩下十个人，拉的拉，推的推，有的牵着抬炮人的手，吆喝着，一步一步地走向中流。另外一大群人簇拥着更重的炮架，紧跟在后。一个驭手只穿件短褲衩，想拉一匹牲口下河。那匹马昂起头，四蹄撑住地面，使劲往后退。另一个驭手举起树条子，

在馬屁股上打了几下，它才无可奈何地纵身下水。剛下去，立

刻便惶惶地轉过身子，用后蹄踢起水浪，蹿上岸来。

“試过深浅沒有？”丁力胜大声地問。

“試过了。上下游深，这里最深不过肩膀。”炮兵营长吳山回答。

“步兵連徒涉过去的时候还順利。”叶逢春接着說。

叶逢春和吳山都是大高个子，两个人站在一起，很像哼哈二将。

丁力胜用手遮住眉毛，向上游凝望。远处，浊流滾滾的河面上騰起一团烟雾，有块河面是阴暗的，上空正有一片烏云浮过。他担心上游下雨，厉声地說：“赶紧过！叫步兵帮忙！”

“叶团长已經派了个連队帮助扛彈药箱。”

跟吳山的答話同时，叶逢春向河对岸高喊：“李連长！把全連帶过来！”

河对岸，一个高个子跑到河边边上，双手遮在耳后，上身俯向河面。叶逢春一手圍住嘴巴，又叫喊了一遍。那个高个子轉身喊了句什么，纵身下河。他的背后涌来一大串人，跟着他跳进河里，手拉手地徒涉过来。丁力胜认出打头的那个高个子是二連連长李騰蛟。

李騰蛟一上岸，叶逢春馬上命令他帮助后面的炮兵連渡河。

“跟我来！”李騰蛟向后一摆手，水湿淋淋的战士們紧跟着他，一条縫地挤上山坡。

扛着炮身炮架的人群到了中流，汹涌的水流嗷叫着冲过来，漫过他們的肩膀，想把他們推往下游。人們繼續挪动脚步，每一步像打一支桩，頑强地移向对岸。在他們后面，駁手

們抗着馬鞍，拿着樹枝，走在牲口的下方，不讓它們洩往下游。抗着炮彈箱的戰士也先後下河，手拉住手，連串地徒涉過去。河里的人不時發出短促的吆喝聲，使出全身力量跟激流搏鬥。岸上的人並不比他們輕鬆，儘管太陽下墜，陽光射來不那么燙人了，人們仍舊不斷地淌汗。丁力勝還不時望一望霧蒙蒙的上游，生怕涌來更大的山洪，如同指揮作戰時唯恐敵人派來援兵。

眼看着第一門炮運上對岸，第二門炮越過中流，岸上的人都喘了口氣。吳山抹去臉上的汗，壓低聲音對身邊的葉逢春說：“炮兵到了南方，好比龍困沙灘，有力無處使，憋悶透啦。”

葉逢春也壓低聲音回答：“不是山，就是水。打起仗來，哪有東北大平原痛快。”

“能打上個仗倒好羅。”吳山嘆口氣說。

“是啊，路走不完，仗打不上，真氣人！”

葉逢春即使低聲說話，嗓門也很大，站在不遠處的丁力勝完全聽清楚了的話。

丁力勝了解這兩個指揮員的心情。南下以後，自己的部隊沒有打過像樣的仗，葉逢春領導的團還不會跟敵人見過面。你前進，敵人退縮；你進一百里，敵人退一百里。難怪老百姓把白崇禧叫作“白狐狸”，他確實刁滑，盡量集中兵力，躲避我們的大部隊，不肯輕易作戰；撤退時實行堅壁清野，徹底破壞交通，遲滯我們的行動，增加我們的困難。我們的部隊卻遇到了一系列新問題：水土不服，不善于山地戰，交通運輸不方便，炮兵施展不開，……應該解決這些問題！怎麼解決？他沉思起來。每當他進入沉思，對眼前的事物常常視而不見。當他聽見葉逢春的喊叫：“抓住！抓住！”才發覺有匹黑馬向下游漂

去，一个馭手揮着手高喊緊追。

“下游不是比這一帶深嗎？”丁力勝問，同時眼看著那個馭手漂了起來，雙手向空中亂抓。“快叫會浮水的下去！”

那個馭手的頭突然沉進水里，一只手向上伸了伸，立刻也不見了。河里幾個拿樹枝的馭手急忙向他沖去。

“不會浮水的別過去！”丁力勝喊。

那幾個馭手清醒過來，遲疑地站下了。

丁力勝解下斗笠，奔向河邊，吳山一把扯住他的胳膊。就在此處，有三個人放下炮彈箱子，竄進河里，飛快地向前洄去。丁力勝認出打頭的是李騰蛟，第二個是師的戰鬥英雄王海，最後一個不認識。

李騰蛟游到馭手沉沒的地方，那個馭手在前面不远处冒了頭，又給水浪淹沒。李騰蛟猛划了十幾下，頭往下一扎，不見了踪影。等他再一次在河面上出現，一只手托起馭手的頭部。王海連忙游過去幫忙。岸上揚起一陣歡呼。

“繼續渡河！”吳山在歡呼聲中高喊，粗壯的胳膊向下一揮。

被意外事件所阻撓的巨大機器重新運轉，停在河里的人們向前進，扛着炮彈箱的戰士一個個踩進水里。

丁力勝仍然注視着下游，他不認識的那個戰士光着頭，像鮎魚似地刺破水浪，飛快前進，逐漸接近那匹黑馬。在相反的方向，李騰蛟和王海扶持着馭手洄了過來。

到了水淺處，李騰蛟把馭手讓給王海招呼，又撲進深水去追趕黑馬。

丁力勝一脚踩進水里，向王海走去。葉逢春一把沒抓住師長，跟着下水，飛跑了几步，才拉住師長的手。

“怎么样？”丁力胜向王海高喊。

“不要紧。”王海抱着馭手喊着回答，“喝多了水，压一压就好了。”

丁力胜等王海走近身边，带着夸奖的神情說：“想不到你这个东北人倒会游水。”

“在辽河边上长大的嘛。”王海不好意思地回答了一句。

他把馭手放在河岸上，施行了一会人工呼吸。那个馭手吐出了好多水，慢慢地睁开眼晴，手掌往地上一撑，坐起来嚷：“馬呢？”

惹事的黑馬已經被赶上对岸，丁力胜不認識的那个战士个子矮小，动作灵活，蹦蹦跳跳地跟在馬后。

这一边，李騰蛟搖落了头发上的水，大踏步走上岸来。

“你倒像个水鬼。”丁力胜說。

“从小在海河里捞过木头。”李騰蛟說，露出雪白的牙齿。

“那个矮个子是誰？”

“一班战士沈光祿。”

“啊，是兄弟团圆的那个沈光祿吧？”

“就是就是。”叶逢春在一旁搶着回答。

“这么說，都是你們連上的罗。”丁力胜望着滿身滴水的李騰蛟說：“快把衣服脫下来！”

“一会就干了。”李騰蛟說，伸出泡白的大手掌，往湿淋淋的臉上捋了一把，向炮弹箱走去。

王海从馭手身边跳起来，跟着連长，一陣風地走开。

那个馭手支撑着站起身子，搖搖晃晃地向河边走去。丁力胜拉住他的胳膊說：“快休息休息！喝点燒酒。喂，你們誰带着燒酒？”

吳山早解下身边的水壶递了过去。他喜爱喝酒，不过从来不喝醉。他的皮肤紅潤，据他自己說就是喝酒的功用。

这时候，沈光祿又像鮎魚般地游过来，水面上只露出半个头。周围沒濺起一点水花，轉眼間游过了河中心。他游得实在漂亮，会游泳的丁力胜一眼就看得出来。

“你怎么样？”丁力胜問吳山。

“什么？”吳山不解地反問。

“这个。”丁力胜伸出一只手划了两划。

“不行。”吳山坦率地承认。

“你們炮兵得好好学一学游泳。过河的机会有的是。”丁力胜說，捎帶瞟了叶逢春一眼：“不要光埋怨环境，要想办法适应环境。你討厭它沒有用，它照样跟你作对。等你学会了爬山涉水，本事超过了敌人，它就会轉过来給你服务。”

叶逢春知道这段話也是对自己說的，低下头去。在吳山的心上，这段話却引起一陣感触，他喃喃地說：“我們的敌人太多，还有老天爷。剛才暴雨过后，有匹牲口蹄子一滑，带着四箱炮弹一起粉身碎骨了。”

看来，此刻老天爷又来作对：最后一道阳光在河面上消失，悄悄地移上山壁。黄昏快要来到，至少有一半部队要摸黑渡河了。丁力胜咬了咬肿胀的嘴唇，吩咐吳山說：“你先过去，叫他們快走！这边由我招呼。”

吳山剛下水，丁力胜又吩咐叶逢春說：“你派一部分部队去砍伐树木，在河两岸燒它几堆大火！”

三

沈光祿弓下腰，把手里一根燃着的树枝塞进枯枝堆。枯枝发出噼噼的响声，火光蔓延开来，一道道小火舌摇晃着，挣扎着，有几道汇在一起，猛地窜了上来，把他的椭圆脸照得通红。

战士们呼地聚拢来，围住火堆，脱下衣服来烤，空气里顿时充满一股汗酸味。这些衣服都是汗透了又浸湿，浸湿了又加上汗，分不清水多还是汗多。火头嘶叫着往上直窜，照亮了身边的竹林。这个小村庄不满十户人家，要住两个营，大多数人只好露营。坪场上，村道上，到处燃起一堆堆野火。人们的说笑声在夜空中飞得老远，跟火光扭在一起。

沈光祿一边烤衣服，一边活潑地說：“一下水，我拚命赶到头前，老赶不上。連长的水性原先沒露过，我不清楚。班长的水性我可知道，不如我。我使劲地划啊，划啊，怎么划也撑不上，好像龙王爷推着他似的。”

战士们哈哈大笑起来。

全班最年轻的战士夏午阳眯了眯眼睛：“給你一說，班长成了神仙了。”

“不是神仙，也是仙人。”

这话又引起一阵哄笑。

“你们笑什么？当心烤糊衣服。”刚开了排务会回来的王海走近火堆說，同时脱去上衣。

“听沈光祿摆龙门陣。”夏午阳說。他下班抗枪虽不久，革

命的历史可不短，在师部和团部当了两年多通訊員，不知不觉地学了些师、团首长常用的詞儿。

沈光祿一見班长回来，不言語了。他見火焰减弱了一些，便披上烤干的衣服，离开火堆。

王海烤罢上衣，从上边口袋里掏出个本子，放在火焰上面翻动。夏午阳馬上嚷起来：“啊哟！班长的百宝锦囊也打湿了。”

夏午阳的称呼也有道理。原来王海这个本子跟他的冲锋枪一样，时刻不离身。上边記着支部的決議，連排干部的指示，同志們的发言，抄下来的歌子，注了音的生字，……总之应有尽有，叫它工作手册或是学习手册都包括不了它的内容。

等到沈光祿捧了一大捧柴禾回来，王海已經烤干本子，用半截鉛笔头在上面写着什么。沈光祿往火堆上扔了一些柴禾，火焰又窜了起来。

沈光祿在班长身边坐下，用尊敬的眼光望着班长。他一出解放营就补充到这个班上，一开头对班长感到害怕，但很快由害怕轉为尊敬，处处把班长作为榜样，在学习文化方面也不例外。

夏午阳也在斜对面注視班长，見班长写写停停，停停写写，便轉到班长身边，好奇地問：“班长，你写什么？”

“快板。”

夏午阳一听，張口就嚷：“快来听班长念快板。”

沈光祿瞅了夏午阳一眼說：“班长还没写完呀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，你是班长肚子裡的蛔虫？”

“別像家雀似地尽吵，让班长好好想想嘛。”

“你不爱听別听好啦。快念，班长！”